

<<少城>>

图书基本信息

## &lt;&lt;少城&gt;&gt;

## 前言

少城：一座三千年城池的人文胎记 1 一个城市的记忆，都必须打上文化的烙印。有着3000年文明史的成都及其与之同时代的少城尤其如此。

我们可以说，一部少城的历史，其实就是成都的文明史。

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实际上就是这座城池的历史悠久程度。

成都真正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未改名换址之城，应该始于秦时。

秦人张仪历经种种艰辛，先按“咸阳建制兴筑成都、郫城和临邛三城城垣”不成功，在乌龟的“教诲”之下（相传张仪筑城时屡败，后来乌龟引路，张仪方筑城成功），最后方筑城大小两座，大城在东，名为“大城”，小城在西，称为“少城”。

西晋时成都大文豪左思的《蜀都赋》云：“亚以少城，接乎其西”，即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大城与少城的历史方位。

2 我一直在想，或许张仪当初筑城时，因成都平原土地卑湿，沼泽沮洳遍布，难度极大。

是不是先筑小城而获经验，再筑大城？

从考古中我们发现，后来的大城在城池上比少城更为坚固，少城可以称得上“试制品”。

少城在大城之西，成都的战事多从“西”起，或许因为少城是大城的前哨堡垒？

自古以来，少城是成都的经济中心。

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形容“内城营广府舍，置盐、铁、市官并长丞。

修整里闾，市张列肆，与咸阳同制”；而大城是成都的政治中心，政府长官及各办事机构都在大城。

成都历史上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，少城数次遭受重创，以换来大城的相对安全。

至此可看出少城的“屏障角色”。

这两个“筑城理由”似乎都存之有理。

但秦人张仪究竟基于哪一点，数千年后我们只能猜测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当初的大城与少城形同母子，是一种唇齿相依的依存关系，到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迅猛，少城便成为大城的“城中之城”了。

3 按理说“秦大夫张仪”应该是成都的敌人，他是“秦兵灭蜀”的直接实施者。

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灭蜀有经验，秦国便派他们治理蜀国。

成都人自古就有海纳百川式的包容。

为悼念张仪灭“蜀”后的筑城之功，成都人专门修造一座城楼名为“张仪楼”。

随着世代的不断修缮，张仪楼后来竟“高百尺”，历代诗人墨客为之吟诗唱赋，最为有名的就是著名大诗人岑参在《张仪楼》里的那句“传是秦时楼，巍巍至今在”。

直到1200年后的唐朝后期，张仪楼才在历史风雨中仙逝。

少城并没有因为“张仪楼”的消亡而衰败。

《酉阳杂俎》载，少城内“广填华屋，置楼观榭圃，并饰以金碧珠翠”。

我们今天仍可以想见少城那个时候的潇洒与倜傥，这种潇洒与倜傥引来了不少名人，如汉代大儒扬雄“草玄堂”，三国诸葛“丞相府”，还有司马相如的府邸等都镶嵌在少城之内。

4 少城的蜜月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，直到东晋时因屡遭战火，终究毁于一旦。

两百多年后的隋朝初年，蜀王杨秀重建少城，在隋唐时期才又繁盛起来，连五代时的前蜀、后蜀宫殿均在少城之中。

到了明末清初，成都又经历了一次大的战乱，少城也难幸免。

城廓屋宇几乎荡然无存。

虽然遭受一百次毁灭，也要再现一百零一次的辉煌。

顽强的少城，再次经历命运的抉择与考验。

康熙57年(1718)调荆州驻防旗兵3000名来川，60年(1721)选留1600名永驻成都。

当局这一决策只不得是少城历史上的一个拐点。

如果旗兵不来进驻少城，少城还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，但少城的辉煌是不是可以延续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
## &lt;&lt;少城&gt;&gt;
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绝对不是以那样一种方式延续。

事实证明，大清时期满蒙人手里的少城，是保存得最为完好且不断辉煌的少城。

5 大清时的少城有三个级别：将军衙门、副都统衙门和城守卫衙门。

成都那条蜈蚣之“头”“将军”地位之显赫，可以从“将军衙门”大门上的两块匾额求证，上面分别刻着八个大字：“望重西南”、“控驭岩疆”。

烈火中永生的少城（其时为满城）景致，可以从傅崇矩的《成都通览》中一见端倪：“城内景物清幽，花木甚多，空气清洁，街道通旷，鸠声树影，令人神畅。

”就这样一座城中之城，竟然承载着无数次的历史风云变幻，在点地不过三四平方公里的袖珍版图上，演绎出了那么多的波诡云谲，还有民众的兴衰沉浮。

6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千年帝制，本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，其丰功伟绩自不待言。

但这一打破旧世界的行为，就像我们端起盆子泼脏水时，将盆子的娃娃一起泼掉一样，少城就是那盆污水里可爱的娃娃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少城完好的城墙开始拆除了，直到1935年全部拆除，哪怕那些叫做“胡同”的街名也不例外，全都改称为“街”“巷”。

用武断和暴力行为对待文化，是中国在改朝换代之时惯用的手法，以为这样斩钉截铁便可斩草除根斩尽杀绝。

其实文化是不能被武断地割裂的，受害的是最后是我们自己，而文化的血脉也是无法被武断地铲除的。

7 少城见证了中华历史上几乎所有的“大革命”，堪称一位风雨老人。

今天，脱胎换骨的少城正在经历又一次命运涅槃。

每每想起那似蜈蚣的城池，我的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。

那个“千足蜈蚣”的城市雏形，正是成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象征。

宛如一个人，一座城市也有其灵魂的话，那么成都的灵魂无疑在命运多舛的少城。

她是成都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名城的关键所在。

成都文明的源头，很大程度上从少城身上体现出来。

丁亥年仲冬于蓉城得一书斋。

## <<少城>>

### 内容概要

3000多年前的[部落时代]，成都就已经有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。

289年前的成都如惊弓之鸟。

一丝丝风吹草动，都会让这座城市着凉感冒。

城头变幻大王旗，[少城]易名为[满城]。

夕阳映在斑驳的院墙上，看穿3000年成都的前世今生。

## 作者简介

章夫，作家，《青年作家》总编辑。

《文化天府书系》副主编。

近年来致力于人文地理研究，出版有《探访地球另一半——西欧：一位记者的旅行札记》《大熊猫寻踪》《成渝口水仗》《水润天府》《和谐天使》等人文著作近10部。

书籍目录

少城是解读成都文明的密码 章夫第一章 289年前，一批不速之客从天而降第二章 少城在成都的历史方位第三章 “少城模式”的清朝之治第四章 一条“蜈蚣”的城市雏形第五章 又一个改朝换代的风雨之夜第六章 寻访少城最后的血脉第七章 两条巷子的少城记忆后记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289年前，一批不速之客从天而降 01.康熙五十七年，那个冬天的下午 289年前的成都如惊弓之鸟。

直到今天，成都的冬天都是阴冷阴冷的，从屋到外都冷，令很多北方人不适应。

这样的冬天在289年前就注定了——数次屠城留下的阴霾，使这座城池平添了几分寒意。

那是一个严冬的午后，一大群北方人沿着金戈铁马踏出的辙迹，冒着凛冽的寒风，去执行一项军事使命。

成都，便成为这群北方将士的最终目的地。

一丝丝风吹草动，都会让这座城市着凉感冒。

已经城将不城的成都在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变革时代，变得十分脆弱，经不得半点折腾了。

西边是成都市的上风口，这个方位是成都人最为惧怕的方位。

在他们眼里，“祸事”一般都是从这个方位呼啸而来的。

古人有“祸起萧墙”之说，而那个时候的成都人风声鹤唳之中，这个成语应该改为“祸起西门”了。

生活在这里的城民同样如惊弓之鸟，生性敏捷的他们，只要闻到西郊有什么气味不对，就会逃命似的遁去。

刘鑫龙一家从江西千里迢迢，跟着移民的队伍，身不由己地来到成都。

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生。

本想在这座偏安一隅的城市世代休养生息，没想到，那个名叫清朝的“当局”在分给一片土地之后，就再也没能力给他们什么了。

上一个朝代留下许多遗留问题，百废待举，积压的难题太多。

或许在漫长岁月的中国，每每更替一个朝代都是如此——满目荒无人烟，家园杂草丛生。

“这不是让我们来垦荒吗？”

“难道这就是那个传说中名叫成都的繁华所在？”

看着无助的妻儿老小，刘鑫龙的心里一阵紧似一阵。

半年时间过得很慢，勒紧裤带辛勤耕作，杂草丛生之地在他们手里变成了可种粮食之地。

庄稼长势不错，人的心情也不错。

他心想，不会再饿肚子了。

因为每每在朝代更替之初，都会是清明之治——这种想法也成为像刘鑫龙一样的众多移民的想法，他们在开垦过后，指望有个好收成。

但天难遂人愿。

就在瓜熟蒂落，籽粒饱满正值收割的季节，在田野里收割丰收的却不是他们，而是从西边呼啸而来的一批强人。

这些人骑着高头大马，古铜色面颊有轮有廓，身着奇装异服，手持弯弓镰刀和火铳。

他们不仅强掳粮食，还烧杀掠抢，无恶不作。

然后风一般地从西边呼啸而去，不见踪影。

编辑推荐

许多人都误认为“八旗子弟”就是满人，其实它是中华大地上所有归复清王朝的兄弟民族，他们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强盛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诗篇。

众说纷纭，高深莫测的少城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，遥想元朝的蒙古兵怎么来的少城？

将军衙门是怎样一个衙门？

至今残存的宽、窄巷子怎样诉说昨天的故事？

康熙爷又是如何抓住机遇，借准噶尔，较好地解决西藏问题？

少城公园成为人民公园是历史的宿命？

..... 清王朝历史以其强烈的戏剧性和现实借鉴意义，引起了不少出品人和创作家的冲动，不惜投入巨资来制作历史大片。

编剧自然少不了杜撰和戏说，但戏说多了，人们会茫然：“我们的历史怎么了？”

”晚辈们会问：“叔叔阿姨，你们到底谁说得对？”

”历时一年，两位作者通过成都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、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，走访了何俊川、羊角、赵宏枢、赵尔寰、苏成纪等世居族胞，请教了众多的史学家、社会学家、档案学家与电视艺术家，编写成此。

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